

浮溪集

一

浮溪集
十二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浮溪集原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秘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詩文若干首傳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覲爲之序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迄唐千有餘歲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于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大雄跨百代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輒不工苟卿所謂藝之至者不兩能信矣夫道喪文敝作者衆矣詞句儂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蹙以造古人之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亦遂列于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詞章如啗土銜堇昌歆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

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于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隄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軌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于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託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晉陵孫覲撰

浮溪集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

卷一

奏疏四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表二十四首

卷四

表二十九首

卷五

表二十七首

卷六

表二十八首

卷七

外制三十七首

卷八

外制六十八首

卷九

卷十

外制三十六首

外制三十六首

卷十一

內制二十六首

卷十二

內制二十三首

卷十三

內制三十四首

卷十四

內制二十九首

卷十五

內制五十九首

卷十六

內制三十首

卷十七

謚議一首

策問一首

序跋題說書後附十四首

卷十八

記八首

卷十九

記七首

卷二十

碑二首

傳一首

卷二十一

銘十三首

贊二首

祭文四首

書劄六首

卷二十二

啓十九首

卷二十三

啓二十八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一首

行狀三首

卷二十五

誌銘五首

卷二十六

誌銘八首

卷二十七

誌銘十二首

卷二十八

誌銘十一首

卷二十九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卷三十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五言律詩四十七首

卷三十一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卷三十二

五言排律六首

五言絕句十五首

六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詞三首

臣等謹案浮溪集宋汪藻撰藻字彥章宋史文苑傳云饒州德興人孫覲作藻集序則云鄱陽人攷宋史地理志德興縣屬鄱陽郡覲蓋舉其郡名也

登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
封新安郡侯藻學問博瞻爲南渡後詞臣冠見其
集見于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
題始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
猥彙外集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卷宋史
藝文志竝著于錄然趙訪跋雖願小集謂浮溪之
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
亡佚不存嘉靖中有胡堯臣者以舊傳浮溪文六
十五篇詩二十七首詞三首合爲十五卷名曰浮
溪文粹刊行于世學者欲觀藻著作僅據是編而
其原本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內所
載藻詩文甚夥皆題曰浮溪集視文粹所收不啻
倍蓰謹重爲編綴裒合成帙雖未必盡符原數大
約亦十得其六七矣藻工于儷語所作代言之文
如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
當情事詔命所被無不悽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
陸贄說者謂其製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辭
令之極則固不獨其格律精密擅絕一時其他詩

篇雜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孫覲作誌銘以
大手筆推之洵可無愧雖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
與李綱不叶其作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驢兒少正
卯頗不免爲清議所譏然其文章自能雄視一代
固未可以一眚掩也惟明堂大禮畢奏告三清五
皇大天帝聖祖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本二篇
明堂神異露香表本一篇奏告嘉州峨嵋山普賢
菩薩等處表本一篇奏告潭州南嶽司天昭聖真
君等處表本一篇祈禱道場罷散表一篇功德疏
表一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

聖訓槩從刪削焉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翰林院編修臣周永年

浮溪集卷一

宋 汪 藻 撰

奏疏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驚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劇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狻井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于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施行然願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

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于中原羣盜跳梁于諸路陛下專于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御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御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御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于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于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由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

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効之王爲之不敢當關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効之祐曰今日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撝撝目前爲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卽臥

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悅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懽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當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于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姦如以劉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

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于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之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預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預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預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預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乎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

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于己而不便于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来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薰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

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于遷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攷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康乘輿之俸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

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嬌嬈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預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于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培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知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于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于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威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于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

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撫州奏乞罷打造戰船等事

竊惟陛下屢降明詔求直言欲聞民間疾苦朝廷闕失盛德之事也臣幸以待從蒙恩領州熟眎疾苦而不爲陛下一言臣則有罪臣嘗聞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或問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去食夫食之與兵不可去也明矣聖人豈不知此而顧獨存區區之信哉以爲不信之禍甚于無食無兵不可不慎也陛下卽位以來詔令之下未嘗不以恤民爲言懇惻丁寧出于誠意官吏于常賦外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

宜父老扶杖往聽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臣伏覩近日百姓見朝廷命令之頒反嘻笑咨怨其故何哉陛下以空文示民而民莫之信也何則財利之在人間非無量數之物也譬一卮之水酌之一卮則竭矣豈復能供鍾釜之用乎國家逐路逐州逐縣之財皆有成數量入爲出其理當然今朝廷不問一路多寡有無而責之漕臣漕臣不問多寡有無而責之郡守郡守不問一縣多寡有無而責之縣令今日移文曰爲某事支係省錢若干不管闕誤明日移文曰爲某事支經制錢若干不管闕誤不稟承者以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逃責至縣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此所以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莫之信也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椿大軍起綱水腳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箭頭鐵葉等錢歲當用四十餘萬緡不知此錢從何出哉雖積欠當催而積欠非朝夕可得以爲不取之于民是欺陛下耳然尚有可議者曰遽改之難臣請試指目前一兩事最急而病民者言之打戰船買箭箠翎毛是也本州正月初六

日准安撫轉運司指揮撫州打戰船二十二隻限五月
畢出違限期官吏竝重寘典憲臣承命惶怖卽時行下
諸縣計置材植人工方欲施工間二月初六日又准安
撫轉運司指揮本州改造大樣車戰船二十二丈十六
丈各一隻本州辦集工料如前三月初四日又准安撫
使指揮分拋二十六車船各一隻下撫州候樣打造三
月初六日又准安撫轉運司指揮分拋二十車船一隻
下撫州候樣到應期打造前後四牒未嘗一同雖其未
止于打造二十車船一隻安撫轉運司每承聖旨指揮
輒有改易民間莫知執守數月爲之騷然今方候降樣
不知其樣如何豈復當改易也木植人工驅而致之水
濱去州百餘里一月餘矣樣未至間勢當復散散而復
集是重擾也不知此役何時已耶建議者必曰官降度
牒矣何以民爲不知軍興以來度牒重重相因雖減價
不售今又州州承打船拋降倉卒安能成錢亦其錢豈
能及朝廷所降之數哉借使便得此錢以官錢貼支猶
須四倍其數民間之費又當數倍于此蓋船之大者二
十二丈法當用材四丈有餘此材非深山窮谷中無有

也挽而致之水濱豈一日之工一人之力哉船之可用
不可用非臣所敢知但見江西地理素薄民生甚微方
此耕蠶之時舉家暴露畊田桑盼盼然不得爲卒歲衣
食之計人人愁歎陛下所當恤也不知誰爲陛下畫此
得無用程昌寓之言乎昌寓人材難逃聖鑒是果足與
參議論共功名之人哉陛下聽其言而使數路生靈爲
之嗷嗷臣竊以爲過矣至于箭箠翎毛有司當計實用
之數下所產州郡收買撫小州也歲買箭箠二百萬翎
毛一百餘萬一州之數如此總諸州蓋不可勝計矣亦
安用其數如此之多乎大抵地非所生必求之他郡今
他郡各憂不足安能及人此其價所以十倍也故一箠
之直幾百錢而翎毛則尤難遽集至有縣令以翎毛決
事者詰朝訟者執翎毛羅立于縣庭之前往往旋捕鴈
雉鵝鷺取之物被其毒矣豈特民乎夫民旣無聊如此
而江西一路數千里之間羣盜處處盤結以爲勞而爲
民不若安然作賊萬一羣起合而爲一豈不爲陛下宵
旰之憂乎況方解嚴之時尤當愛惜民力若平居無日
不擾不知四方有警陛下何以待之臣所以夙夜爲國

寒心者此也此皆陛下與大臣畫可帷幄之中而臣乃以區區之愚妄言于闕庭數千里之外其不爲下所信也必矣然事固有不可忽者陛下胡不遣一二忠信之臣按行而巡問之乎儻不如臣言臣當受罔上之罪萬有一分可採陛下何忍驅數州赤子使之相延而爲盜哉臣不勝憂懣待命之至取進止

奏論諸將無功狀

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敵騎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于乘桴入海偃偃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

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擄甚于敵人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一鏃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于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寇性強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旣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

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瑋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瑋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瑋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杞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王瑋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志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借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

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懼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懼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所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敵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欲自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于上及川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麾云俟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旣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

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情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于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簾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餽于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于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

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統攝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竝論如法仍使于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兩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于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舍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舍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

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
罪當萬死

奏論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轉運副使不
當狀

臣竊惟國家自軍興以來紀綱日失其序陛下赫然中
興凡民物之利害官吏之黜陟法令之當否所恃者郡
守監司郡守休戚止于一州監司實通一路苟非其人
產禍召亂有不可勝言者今兩浙密邇行在蓋一時根
本之地新經兵火郡縣瘡痍大半未復議者謂朝廷必
留意監司慎擇人材非他路比及除目之出乃用呂源
姜仲謙是二人者其操行汙濁略同一旦竝制選除且
同爲一路以此士論沸騰相視竊笑茫然莫知其端臣
謹按呂源升卿之子家富于財專以包苴交結權倖爲
進身之資初自常調結林靈素孟昌齡而得監司未幾
罷黜復結王黼而得舊物黼敗人爲源危之方是時李
邦彥當國知趙子崧者邦彥所厚之客也遽以女妻子
崧之子厚其奩具卽除軍器少監意猶未已遂傾貲結
梁師成無何除職帥廣西及賜對便朝一日而獲恩數

者八進職進官進賜名錫章服父贈待制所生母封夫
人諸弟補官之類皆人臣非常之恩蓋師成極力薦援
稱其所賂而爲之報也比者源被召赴闕士大夫謂朝
廷必深知其所爲且斥而不用矣曾未閱月爲兩浙轉
運使夫兩浙名部也轉運使崇資也平時進擢能臣不
過爲副使而已呂源何人輒當此選若仲謙則甘心爲
譚楨之奴者楨之討方臘也仲謙以官從軍禿巾小帶
身雜胥吏趨走楨前倚託權勢傲睨視人施施然自以
爲得計而忘其身之醜也自後除延閣典大藩對賓客
輒言仲謙卵翼皆顯之之賜顯之楨字也此浙人熟聞
而親見指名而嗤侮者奈何使之持節居其士民之上
乎若朝廷以二人者沾沾自喜似敏敢爲誕謾似才奮
當劇煩似有風力以爲足以辦兩浙之事臣竊以爲過
矣今兩浙人心未安緩之則凌遲急之則紛亂正當得
老成而知大體者威惠兼行庶幾稍定當此之時豈堪
二小子重擾之耶況近者臣僚論列自崇寧以來諂附
非類得官得職者竝行追奪且錢板籍記姓名爲萬世
姦邪之戒蒙陛下開納施行今源由靈素昌齡師成而

得直龍圖閣仲謙由譚楨而得直秘閣皆當在奪職籍
名之數者既未掃除乃同時陞擢不知朝廷好惡安在
無怪士論之紛紛也伏望睿慈速罷源仲謙別選修飭
廉平之吏毋使十四州之民謂朝廷用人復如前日之
謬善人聞之解體姦人得以乘間窺伺其害非細所有
呂源除兩浙轉運使姜仲謙除兩浙轉運副使詞頭臣
未敢撰進

浮溪集卷一

浮溪集卷二

宋 汪 藻 撰

奏疏

論淮南屯田

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冬
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甯不渡此陛下憂
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觀古者兩敵相持所
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兵既退國家非暫都
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金人
必不能守若爲劉豫經營不過留簽軍數萬人而已耳
蓋可驅而去也淮南存羅金人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
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
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
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
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現存人戶田
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
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
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